

明道梵刊

君博題



中華民國十年元月初版

明道草刊全一册
一元正價
七角

著述者 正言齋主

編校者 永福村農

版權

不
禁
書
版
權
所
有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編
校
者
著
述
者
農
村
永
福
村
農
正
言
齋
主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分售者 各省大書局

明道叢刊卷首

許序

文士之好名等於市僧之好貨狡童之好色雖明知其無益於事有害於生而猶嘔心血蕩胸氣辛苦鑽研曠日費財而不悔及其積之久斐然有成然而傳不傳尚有命焉彼文士者固不以其命之窮而不作也且益工焉大之關於天人政治史書地志典章制度之鉅小之則一筆一冊稗說雜著下至游戲滑稽墨噴飯之細無不作焉當其縱心孤往振筆疾書知我罪我無徒有徒皆所不及計也而有同好者則相引爲曹詫以神交雖隔千里魚魚以貫其人雖死而精神若可挹矣稍涉力藩則曰此中蓋有深趣吾不解是何魔力而使數不自滿於子能心致命至於如此之極也予半生落拓到處受人白眼旁觀者皆曰汝文士故予懼以有涯之生而徒無涯之名逝將去女大有焚棄筆硯之概乃有顧子明道獨以文字神交殷殷於予累以屬稿事商榷已未秘出其稿談雜著挽予序之而付刊初不得主刊者則又輾轉謀之至庚申春而始垂成焉噫何其與予有同好也殆所謂文士好名之結習歟雖然予髮已斑而叢殘未有收拾至今且切回車之歎感顧子之意則又爽然自失也因予之衰而樂顧子之健爲書斯意以謝之

庚申春仲指嚴序於滻北之硯畔廬

吳序

吳下顧君明道。風雅中人也。不遺老悖。乃荷先施。千里神交。八行情重。雙魚書剖。童喚弗違。一鷁刺投。字磨未滅。靈心通處。照窮分水之犀。捷足登時。謬許識途之馬。示以靈飛篇目。具徵著作等身。燭天光奪珠璣。擲地聲鏘金石。既分門而別戶。復按部而就班。何謝曹劉。暗中可索。王楊盧駱。名下無虛。上下五千年。振纓希古。縱橫十萬里。奮袂談今。探虎阜之奇。奇文欣賞。毓雞陂之秀。秀語發揚。句麗如霞。霞飛騎合。辭清如水。水到渠成。五經校而挹華滋。六蘋游而漱芳潤。萬流仰鏡。江漢朝宗。十載著書。京都研鍊。如入衆香之國。滴粉搓酥。如登羣玉之山。懷瑜握瑾。煙雲紙界。風雨蘧廬。半擁百城。搜羅四部。何其盛也。蔑以加茲。烜耳不聞。雷塞乎兩耳。眼都翳霧。炫以五色。琴流水而獨彈。猝逢鍾子。賦凌雲而欲獻。自媿相如。陋等識丁。感深知已。望江東雲樹渺渺。離懷逐晚。北水萍忽。行色爲想。執文增牛耳。大文將付。張梨况復稱藝苑。虎頭美藝。足爲模楷。仰攀郭璞。夢多彩筆之徵。俯數徐陵。請擬玉臺之序。

己未二月花朝古歙吳承烜東園拜敍

賀序

夫震旦建邦。文治先進。撰述之業。伊古尚矣。自蒙叟發篋。有寓言志怪之目。正則被放。創漁父天問。諸篇一則無爲之理。誕不離宗。一則墟社之憂。曲而始暢。弔詭無悶。憑虛有聲。終唱嗟而彌永。訶說部之鼻祖。歟後之作者。沿飾日替。類多發抒綺思。刻縷穿花。誅狐鬼以自誣。託藝林以取喻。何異享其敝。希寶但皮膩。胡元以後。惟施氏水

泊西廂詞曲。裁製各闢成一家言。至於石頭描寫。豪華委縟。而賊俗聊齋。修飾名雋。襲說舊以代僵。其他外篇義更無取。且夫琴瑟專一聲。雖正而聽者倦焉割烹。日享味不變。而食者厭焉。若其體例。但怯處初稱述。局於邑。或文外乏義。或事外無文。奚以鑒末日之靈襟。稱稗官之遺軸乎。顧子明道虎頭名奇。麋苑清才探寵誠汲冢之書。好野乘齊諧之筆。出言抉妙。食古而腴。固已風雨蜚聲。霓虹耀采。旣乃讀景教碑。盡識橫行之字。對大食客能通重譯之音。於是經籍。馬更作瀛談。毫燭通犀。一新壁壘。久之玉積於圃。木蔚成林。言泉各就其部。居副墨。遂惟盈籤架。故問年尚弱。終賈而著書。富擬班揚。已吾友張君夔揚。顧君苦岑之契也。述顧君於余。而以明道叢刊相示。并屬爲序。披而讀之。見其小說如畫工写物。繪色繪聲。筆記則良匠度材。識大識小。純而不僥言乎。舊則葆我國華。虛而能神。麗乎新。則資爲筆助。有典有則。亦莊亦諧。宜其通士解贖。墨林膾炙者也。演文慚獮祭。綠淺豹籍。聞魯連之高談。方驚而默息。知荆璞之既顯。無待乎稱揚。吁以君之年得文之富。他日者躋絳人于三千旬。日誦臣朔之二十萬言。則王令中年文章大進。子雲未老。著作等身。斯殆患世人者正長。而今爲噶矢哉。是爲序。

民國九年正月古春陵仲叔賈錫演序于金闕寄廬

尙序

善乎黃氏藜洲之言曰。文者所以寫其心之明也。心有所不明。而強作解人。譬如邯鄲學步。東施效顰。閑未終卷。輒令人厭。而今之自號爲能文之士者。往往蹈其弊而不之察。于是文士愈多文格愈卑。而文義亦愈晦。慮其晦。

而使之明。非善爲文者不爲功。顧子景程，吳中佳士也。年少而識卓，品粹而學優。平日好讀古文辭，而於黃氏論文之旨尤服膺。勿失顧體，弱善病，獨居一齋，足不出戶者累年。積文久而好學益篤，識理益明。乃卽其平日學力之所長，發爲文辭，積成卷帙。始有明道叢著之刊，而索余爲之序。讀其文炳炳琅琅，詞醇理正，浮煙障墨，一掃而空，可謂能寫真心之所明矣。雖然，余思古今者時也，是非者理也，辨其是，非而不囿於時俗者明也，而可進于誠者也。顧子生當晚丘，而能上儀先哲，力矯時趨，好見悠焉久焉，鍛而不捨，由明而進於誠，則如簪中所載勞人思婦忠孝節烈，可歌可泣之事，皆得博採旁搜，悉悉以至誠之筆抒寫而闡揚之，不徒以掇拾一二爲已足。是尤余之所厚望于顧子者也。余故樂而爲之序。時民國九年當湖尙志序於吳門客舍。

吳序

稗官之作，由來已久。其收效初不亞於他類典籍。識者率能道之。逮及近歲，其道大昌。舉國人士，罔不思手一編，以資澆愁行樂之需。可謂盛矣。于是士人亦乘機而起，操觚染翰，瞬息萬言，以博小說家之美譽。自謂有至樂有焉，苟合國中業此者而盡記之，蓋已有不可勝數者在。然而隨波逐流，不自量力，冀自附於著作之林者，則多而得以遠紹昔人宏著成名山不朽之作，垂譽後來者，仍不數數觀何？則天資學力皆有所未逮，而孟浪爲之致轉，爲人所哂也。綺緣不才，溷跡此中，亦已數載。且嘗親炙諸名人之言論，而與相共晨夕者矣。然而下筆輒尙無是處，清夜捫心，輒自顏汗。世人亦或有不棄而知綺緣者，則誠益增慙赧耳。比歲從定夷諸子爲襄撰小說新報，

筆政。輒見有明道其人著述宏富。爲吾儕冠。且英才卓犖。觸緒纏綿。造意行文。俱臻上乘。綜計所見。蓋已數十萬言。旣精且博。良足以駭世之自炫爲小說家者矣。于是或有請于君者。謂彼拉雜成篇。不可索解者。尙多貽災梨棗。乃工雅若子所作。轉將以自閱邪。當今邪說橫流。斯文將喪。卽此或可爲小說界延一線之曙光。要亦未可知矣。若領之。于是有明道叢刊之編輯。判爲二編。曰說叢。率爲精心結撰之作。而與獺祭充數。染有時下惡習者。有別。他日之能歷人所欲。當可預卜。固無俟爲贅述矣。綺緣與君緣惺一面。徒心儀已久。而列爲神交之一耳。茲以范子鵠哥之紹介。爲草數言。看龕佛頭。自知不免。然亦憑良知以發。固未稍爲諛詞。卽留爲訂交之券可矣。世之讀明道叢刊者。盍先一覽。吾言是爲序。

民國己未春二月 毘陵吳綺緣撰于飛雲抱月軒

許序

錦帆綺縷。代產文人。寶帶繁紝。世生才子。箋飛張氏。虹橋吟白蘋之花。情憫蘇卿。雲嶺映丹苞之實。而况風神朗悟。本南國之華宗。才藻紛披。推東吳之舊族哉。顧君明道。年當舞象。技擅探驪。刻燭抽詞。粲花著論。摘金環而迎舊氣。稟地靈。拈玉葉以吟新。蔚成人傑。才推剪水。葉已藏山。且夫白鶲綠沈。全賴榜檠之力。含光承影。純資灌辟之功。凡其鍔筆瓊琚。雕文錦繡。要皆耕情史。鳴鐘竭鑽。仰之勤弋。志書林麝。杵費沈研。之苦。雖或疹嬰霜露。薪採參苓。而鶴噪朝陽。燈影伴爐。煙未熄。烏驚夜月。吟聲偕藥杵。同喧信乎。寢懷鉛筆。行帶邱墳。耽味道真。透痕眩。

而彌篤稽居。藝圃盛寒暑。以不衰。於是麗水之金鍛鍊。而益粹昆岡之璞磨琢。以成章。宜其信號無雙。何推第一。橫錦動墨。則僕隸風騷。搖筆散珠。而衙官屈宋。是用鉤玄索隱。雕龍續東莞之編。摛藻敷辭。翔鳳抉西京之奧。虞彙爲叢刊。將付剞劂。舊雨張子。馳書下邑。述顧君之盛意。命作引。惶希董子之精心。用標篇目。自維胸無故實。笥鮮。綺紺徒學西子之翫。悔讀南華之卷。雖欲錦裁。苦女鶯針繡。以增妍竊恐。箋到愚公。窮穎拙而失麗。深慚糠粃。草當瓊瑤。

歲在庚申孟春下浣蘭陵冠羣許超序於劍鳴廬

范序

硯兄顧君明道。博聞強識。敦行不怠。一時俊髦也。每乘課餘之時。頻揮生花之筆。其著作固非井蛙尺蠖所可同日語。廻者垂示一集。顏曰明道叢刊。凡十萬言。展讀之下。觀瑩生行間情淡。楮背沟佳構也。付梓伊邇。欲得予一言以爲序。然予以謂君之佳作。爲有識者盡知。固無俟予一人之揄揚已。雖然士君子生當濁世。不得志于有司。一若驥困鹽車。鯨厄涸轍。固可慨已。若以投筆無時。上書遭嫉。不得已而託於稗官家。言春雲寫怨月。興思雖云雕蟲小技。亦皆有感而爲。則又未嘗不可。破涕爲笑也。尤有感者。洄溯甲寅之歲。予與君剪鎔聽雨。蛩驅爲依者。累年。后予家遭大故。背鄉井。別故人。車轍奔騰者。又累年。比來端居多暇。時相遇從。故人無恙。私衷甚慰。距知。

予。在。風。塵。鞅。掌。之。日。正。君。而。壁。攻。文。之。時。乎。書。示。明。道。能。無。與。感。同。邑。范。氾。君。博。

丁序

立德立功立言。是之謂三不朽。立德尚矣。其次立功。若立言。則士君子不得已之所爲也。呂黎謂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以周公孔孟之聖。不得其位。而欲行其道。則必自長其說。以求明於天下。傳於後世。則立言者。距非士君子不得已之所爲耶。蘇州顧明道先生。鑽心於小說者也。覺其以明道自號。殆有不得已者。而以立言自任者乎。特是先生不務於炎炎之大言。而獨鑽心於小說之末抑。亦不得已之甚矣。然小說者。豈小道哉。搜探勤苦。窮極事物。淺詞皆有至理。小道資爲大用。勸善懲惡。春秋之微旨也。夫春秋之旨。難明於亂世。而小道之作。易入於人心。雖格之高下不同。而其用則一也。先生丁茲民彝墮落。國事叢脞。之志。遂不得。不能。而行其。近。久。憫。夫。春。秋。之。旨。不。能。大。口。於。天。下。後。世。僅。僅。才。假。小。說。一。端。以。自。竟。其。立。言。之。志。亦。莫。非。勸。懲。之。意。也。喜。笑。怒。罵。皆。爲。文。章。噫。是。豈。非。不。得。已。之。甚。者。乎。今。其。製。作。哀。成。卷。帙。剞。劂。之。先。因。范。君。博。先。生。問。序。於。余。余。喜。其。果。將。明。其。道。於。天。下。後。世。而。永。垂。不。朽。也。因。發。其。不。得。已。之。憊。衷。而。徑。陳。之。明。道。先。生。其。或。引。爲。知。言。哉。丁介石敬序。

劉序

顧子明道。於壬子年畢業於我校。成績優良。冠其儕。繼詩並麗。勝於人。名。榮。以。尊。和。其。學。業。篤。厚。其。

容清而癯。詢其所苦。以足疾對。蓋不幸而膺末疾者。數載于茲矣。追念曩昔。詫歎久之。竊思跬步維艱。既不能餬口於四方。惟有藉筆墨以自遣。非得已也。閉戶讀書。等身著作。蓋已久置塵世於不問矣。歲月既歷。積成巨帙。友人慾愚其付梓。而彌歎然不自足。久之又久。始允問世。今歲孟春。以書抵余。屬炳序一言。炳不文。奚足以弁言。簡端第以顧子之敏而好學。十載芸窗而始克有茲。鴻編也。不可無文。以贈之。全書共十餘萬言。分說叢談叢二編。名曰明道叢刊。誠洋洋乎大觀哉。竟不辭謮陋而爲之序。庚申春仲吳縣劉炳

朱序

顧子景程。績學士也。其爲文。似儻儻清滑。出一時任心觀書。不好章句之學。客。多以所著友人。豔史。示余。筆墨生動。結構靈活。固能盡小說之能事矣。而其寫義俠。則暗嗚叱咤。金鐵皆鳴。寫美人也。則翠眉紅粉。含羞隱媚。寫社會也。則燃犀鑄鼎。百怪雜陳。寫哀情也。則又如窮人寒起。嫠婦夜哭。令人讀之。忽而喜。忽而笑。忽而歌。忽而泣。寫妙手神乎其技矣。原稿半登小說新報。久爲閱者所歡迎。今將彙集成著。刊單行本。顧子索序於余。余不敏。爰就管見所及。爲綴數言於簡端。以質諸海內之知顧子者。

民國九年元宵節朱夢梅識於姑蘇鵝鴨一枝書屋

郭序

昌黎云。物不得其平則鳴。是古今士君子之不得志於時者。輒借其筆墨。以一洩其胸中不平之氣。如三閭見放。

始著離騷。馬遷被讒。厥有史記。此其尤彰明較著者也。若夫彼無病而呻者流。則已失言爲心聲之旨。不足與于著作之林矣。吾友顧君明道。曩在吳中肄業時同學也。年少學廣。卓爾不羣。充其志可大有爲於天下。顧體弱善病。且所遇多不如意。事於是其悱惻忠愛之忱。抑鬱悲傷之氣。無所抒發。一寓之於詩文小說之中。豈非所謂自鳴其不平者耶。借人杯酒。澆己塊壘。又豈無病而呻之輩。所可同日而語哉。雖然。君年方少壯。而學有根基。前途方長。人事難料。安知今日之涸鱉。不爲他日之飛鵬耶。母以一時之坎輶而灰其壯志也。今者有明道叢刊之出版。都凡二十萬言。屬余一言以爲序。然余因之有感矣。回憶作客吳中時。常與顧君及二三知己。每當春秋佳日。聯臂出遊。徜徉於青山綠水之間。談古說今。其樂爲何如今也。風流雲散。各處一方。未能脫古人傷別惜離之窠宿。爲可慨耳。而顧君獨以詩書自娛。寫其蘊蓄。以成斯刊。余猶得手此一卷。想見顧君之巾屨儀度。而其他諸子遠客海南津北。雖間有尺素之通。終以未盡所懷。爲憾。諒顧君有同慨焉。余旣感朋輩之離散。而樂觀斯刊之成。也。爰爲之序如此。

庚申孟春郭企青敍于海上霞碧軒
張序

吳中山水奇秀。爲江左冠。而古蹟尤多。如穹窿鄧尉天平尚方支硎等山。皆勝地也。而靈巖則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邱劍池。則爲吳王闔閭之塚地。撫覽之餘。更可想見蓋時之偉烈。其他若滄浪亭。寒山寺。及

五人墓等。尤爲文人學士馮弔歎歎之所。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沉浸其間。則又海內之奇觀矣。是故山川靈秀鍤毓之氣。含英咀華。磅礴鬱積。發之於人。則其得清明之氣也。多此所以吳中文人代生累世不絕也。若余所知之顧明道先生。非其一乎。終賈年華。潘陸才調。文章有雕龍之譽。詩詞有叶鳳之奇。洵近今少年中之傑出者也。余弟守仁嘗從先生習英算。年餘頗蒙垂青。蓋先生亦新學界人物。兼善蟹行文字者也。余亦長仰其才。故常質疑。難於先生。先生攻古文辭不懈。喜讀龍門史記及昌黎文集。嘗輯讀史小論及韓昌黎文鈔四卷。又謂余曰。史記一書爲百家六藝之精英。其文多洸洋激盪。瑰奇偉麗。如上駒名馬。昂首揚鬚。一駒千里。而其曼衍處。則又如海中蓬萊三島。縹緲於笙烟之中。非潛心好學者。則不能得其神味。而昌黎之文。則兀然爭勝於唐宋八家之上。繼孔孟中法。左史下逮莊騷。故多有功世道之文。後世沿古文者。不可不讀之也。噫。近世歐風東漸。國粹淪亡。有心者多愁焉憂之。而先生獨能矯然不羣。卓然有異斤斤不輟於文藝之中。豈不難能而可貴也。乎先人又好爲小說。謂莊論不如謫諫經傳。不如稗官。方今青年學生。多嗜讀小說。設能有良善之小說。以倡導之。則默化潛移。其進步也。較學校教育爲速。然而年來坊間黑幕之書。盛行戕害人心。敗壞風化。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先生每以是爲懼焉。故出其餘暇。旁著爲小說家言。每一篇出。無不宗旨正大。文筆精茂。固已盛名鵠起。無愧爲吳中文章之士矣。今者又有門道叢刊之出版。爲文可十餘萬言。光怪陸離。無奇不有。誠煌煌乎巨製。洋洋乎大觀也。剞劂之始。案序於余。余不文。烏敢贊一辭。然而余嘗觀先生。雖懷抱不凡。而維摩多病。平子工愁。每

若有不得志者。然所爲文。則慷慨激昂。常有拔劍研地之慨。意其所以致力於此。零練斷素者。殆非其本來之懷。拘而別有不得已之苦衷乎。嗚呼。流水高山知音。孰訂陽春白雪。同調難磨。先生其同此感耶。則非余之所敢知矣。

歲在庚申元旦後二日錫山張咏梅女士序於羅浮仙館

陸序

士不見用於世。多以其鼓吹之才。託爲詩歌。暨乎雜著。如客難賓戲之類。弗具論。若淮南鴻烈世說新語。以及唐類。函尙矣。近則說鈴談。舊叢有偏天下。其文率詞筆峭秀。傳誦士林。然類皆記一時之險怪。奇絕者。吾嘗以謂文不關於世道。人心則爲無用之文。文不根於三德六藝。則爲無本之文。雖有風雅之名。而無明道之實者也。余戊午之歲。任教職於蘇垣景海女校。而有顧明道先生者。亦任教職於英華中學。以其所著明道叢刊示余。頗爲一言。余徧閱一過。歎爲偉絕。蓋不徒炳炳琅琅。務采色誇聲香。而以爲能者。又能以香草美人。娓娓兒女之語。寓聖賢覺世濟人之意也。烏虞其亦可謂仁矣。殆三閭氏箸騷之心乎。書分說从談叢二類。凡十萬言。其文筆足以感風雨而泣鬼神。書中凡雲垂海立之概。石破天驚之奇。以及緣情綺靡之致。無乎不備。較之淮南鴻烈世說新語。其有加否乎。世有知者。必能辨之。固無待余之曉曉也。然吾又聞世之尙論者。常以謂衰世之音淫厲而哀。今先生之所爲。則憂軍國。思朋友。忠厚惜相頰頰。宛篤非猶。夫衰世之音。蠅聲蚓竊。魈吟而鬼哭者。豈不偉歟。庚申春。

其誓將行付梓。故爲略敍數言。以誌欽佩之忱云爾。

民國九年孟春下澇陸翩鳳女士書於古虞之蘅蕪軒

自序

詩有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說者謂旣思賢人。又不肯忘世。則託於文章。以自見諒哉。士君子生當亂世。則宜先憂後樂。踔厲風雲。以救國爲己任。若時運不齊。命途多舛。至道不見用。時始不得已而閉戶著作。可謂窮矣。故太史公稱孔子作春秋。下至左邱孫臏韓非之徒。皆歸本於實聖。發憤之所爲。作然則著作之事。固非古人所得已而爲之者。亦瞭然已。余年方少壯。既不能爲傳介子班定遠斬名王頭。立功異域。爲國家光榮。又不能乘長風破萬里浪。曆游歐美文明諸邦。採其維新富強之學術。歸而餉國人。爲改造社會之先河。而乃窮年兀兀於故紙堆中。尋生活。爲此無益于人已之事。且才媿穢。線識等鄙。而欲禍梨棗。以僥倖于或傳。或不傳之數。得毋慮旁觀之有疑於吾乎。雖然。香草羊人。無非古人之寄意。巫山神女。亦屬文士之寓言。推之東坡說鬼。千寶搜神。事雖涉幻。要亦有由。大丈夫懷憂國之心。揮傷時之淚。生不逢辰。柰何徒嘆。亦惟有借三寸毛錐。作不平之鳴。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藉以激濁揚清。廉頑立懦而已。然則此書之行世也。亦豈余之初志哉。若以著作爲名山之事業。文章乃經世之謀猷。必欲希蹤前賢。求一時之名。則雕蟲小技。螢火末光。余小子何敢望乎。博雅君子。如有餉我以哲理。至道者。則當執鞭隨之。擔簦裏帰。而從雖舉。此書粒雜摧燒之亦所願也。

民國九年發刊日吳門景程顧明道識於正誼齋

戚題

舉國山河不值錢（羅虬卷）愁黯黯獨成眠（韋應物）此情惆悵將誰說（星甫湜）彩筆曾專造化權（姚鵠）筆下龍蛇似有神（陸希聲）賈生才調更無倫（李商隱）著書不向時流說（秦系）風月橫秋氣象新（花蕊夫）人「飯牛集唐」

賀題

寓言一卷識莊周。細數珠璣帳底收。域外九州羅萬象。箇中三昧船雙眸。香霏花雨諸天現。海大山深百怪愁。莫道文章游戲事。參來卽是棒當頭。〔錫潢〕

姚題

君有耽書癖。余生契闊思才兼。山斗富學溯。典墳遺統古。包今句承先。啓後時枯腸。重檢點。聊復賦新詩。
名以詞章著。生平愧弗如。搜羅今日事。涵泳昔人書。眼界空千古。胸襟富五車。從茲開後進。茅塞患胥除。〔國鈞〕

舒題

華陽山人新少年。生平兀傲羞乞憐。所幸硯田乏惡歲。娛親菽水差能備。聰明几淨無塵氣。藉養維摩多病身。靜觀天際浮雲走。朝爲白衣暮蒼狗。好學昌黎撰大文。柳州小品俱堪珍。滿腔纏屑毫端吐。五色繪粉成難俎。凍雀

何緣戀乾。千不飛。徒忍飢與寒。人更因人爲傀儡。自趨聰明。知不諱。似聞燕國多黃金。黃金能買俠士心。謀事不成死。非枉擲與頭顱。孰慨慷蜃氣噓。樓本幻形偏現。元家野史。草文言道俗。任取擇。世道人心深有。益東坡于寶古名流。說鬼搜神事。有山詩既能工。不拘派。披沙揀金。作詩話。比將稿本付棗梨老人鑽美環。嗟歎行看一掬。皎珠淚博取。洛陽聲價貴。「問梅」

范題

滄海龍吟對酒聞。(牟融)古來榮利若浮雲。(駱賓王)聲名本是文章得。(趙嘏)天下何人不識君。(高適)
幾多驕驕困鹽車。(胡曾)宋玉平生恨有餘。(李商隱)走筆往來盈卷軸。(白居易)刪繁自是一家書。(方干)
青雲千祿已無心。(徐夤)文字殷勤寄意深。(劉禹錫)閉戶著書多歲月。(王維)拂苔移石坐花陰。(李中)
意氣相傾山可移。(李白)論交却憶十年時。(高適)新愁舊恨多難說。(雍陶)馮仗春醪爲解頤。(李山甫)「君
博集唐」

俞題

春寒料峭獨遲眠。披讀佳章玉几前。却笑離蠻不解事。頻詢新著阿誰編。

大陸蜩螗苦戰爭。男兒馬上請長纓。惟憂病魔太情薄。莫是妬君功業成。先生曾患足疾而遭際不偶故云終。賈年華擅美名。文章慣作不平鳴。先生風骨高天下。願輸心香一瓣誠。「筠青女士」

姚題

文培健將數江東。妙緒環生字字工。爲湖亭林承世澤。何須宗慤乘長風。下帷遐想塵囂外。運甓空居感慨中。無限牢騷無限恨。欲將彩筆補天功。

凌雲健筆慣驚人。揮灑能驅十萬軍。愧我蹉跎消壯志。羨君豪邁冠同羣。幾番咳吐生珠玉。一室圖書列典墳。國學漫淪淪落甚。好憑蘭發發清芬。「瘦僧」

方外虛生題

年少居然擅盛名。相期把臂話平生。四時清課饒吟咏。一片靈機富性情。風入蒼松天籟起。月流碧海道心明。多君文字如禪悅。陣陣輝香鼻觀迎。

姚題

江郎妙管寫天真。悟得莊周夢裏身。腕底盪雲紛爛漫。筆頭垂露見精神。學仙我媿乘蟾客。避俗君如化蝶人。萬卷詩書知讀破。一珠一字淨無塵。

洛陽韻事話同儕。紙貴傳鈔正誼齋。靈運高才誘海內。元龍豪氣邁天涯。青衫不潰英雄淚。彩筆能舜俠士懷。世事滄桑多感喟。奇文不共落花埋。「福周」

范汪夫人題